



# 寻找铁香炉

□许大立

日照香炉生紫烟。笔者今日要写的香炉峰，不见经传，鲜为人知，虽同名却不在庐山，更不在泰华恒衡嵩各路名山之中。从长江、嘉陵江合流处的重庆，往东北方向去一千余里，在那草蔓丛生、藤萝匍地、古树参天、鸟兽横行、虫豸衍生、人迹难至的巍巍巴山群中独立一隅便是。这香炉峰四周有山峰百座，层峦叠嶂、峥嵘竞奇，连成一片，合称飞云山。香炉峰左右有巨岩凸出，并有三道山梁与峰腰吻接，加之峰顶紫气腾飞，恰似庙宇中的香炉，远远望去，有乱真之感。这飞云山、香炉峰不知沉睡了多少年，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初，有一群城市来的少男靓女，别父离母，闯到这与世隔绝的香炉峰来了，要与深山老林为伍，同虎豹狼虫作伴。山里人既稀奇，又吃惊！白面书生，娉婷弱女，细皮嫩肉，经得住山风山雨的吹打？软筋脆骨、长腿细腰，爬得惯壁立陡峭的岩坎？可是，一年半载，这些人变了！腰粗了、腿壮了、脸黑了，除了衣饰谈吐，都像地道的山民了，还生出许许多多叫人唏嘘让人慨叹的故事来……

这是笔者1984年撰写的中篇小说《巴山蛇》里的香炉峰，也就是村民所说的铁香炉。小说实际上是我1966年夏秋期间在通江县新场公社知青林场的一段生活的演绎与感怀。今年8月中旬探访宣汉县樊哙镇以后，我决定再去通江县走一趟，去寻找弱冠年代的生命轨迹。恰好那时重庆高温不退，溽热难耐，我们立马再度驱车前往大巴山区。



1  
那年7月31日，我刚刚高中毕业，被学校派往大巴山区通江县一知青林场劳动锻炼，以脱胎换骨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青年。虽是组织指令前往，但我内心的确是愿意去的，想离开喧嚣的城市，找一方清静之地改变人生。还真没有人强迫我。通江是红色革命根据地，也是那个时代青年学生的神往之地。

去那个名曰“群峰知青林场”的深山老林，路上整整走了五天。第一天从牛角沱长途汽车站出发，过建成不久的嘉陵江大桥，沿几百里泥巴公路直奔达县地区。路不好，一路颠簸；车破旧，苏式扁头长途客车，只有20来个位子，拥挤不堪。老牛拉破车，一早出发，天黑尽了才到达县。没想到地区首府也很落后，公路边只有半条街，散落着几座政府部门的建筑。半边街对面是公园，内有一座气派的大礼堂，算是当年的地标建筑。州河之畔有老街，石板路凸凹不平布满历史的印记，沿河一边排列着斑驳陈旧有年代感的木头房子，灯火暗淡。找到家面馆吃了碗面，8分钱二两，寡油多盐。未饱，下狠心又吃了碗抄手，两毛，以补青春身体之需。第二天一早换车去通江，路更窄，辙很深，长满草，整日不见来车。晚上抵达通江县城，荒僻冷寂，马路旁散落着几栋青砖房子，比达县更寂寥。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。和想象中的红军城差距太大。

去知青林场据说有200里，不通公路，全程靠腿。第二天起个大早开始徒步行军。翻过红军院背后的大山，沿一条清澈的溪流往盛产银耳的涪阳区进发，大树参天，有风拂面，烈日下并不感到太过炎热。18岁的我血气方刚，蜿蜒起伏的石板路走起来如履平地，直到日头西斜，山风渐凉，兴致依然不减。正想问何处有人家可借宿，却被一声长吁之后突然出现的俩男知青拦截，热情相邀，随他们累死累活爬上了几百米山头上的一个知青林场。也是奇遇。林场里都是重庆知青，深山遇老乡，吃了他们的包谷饭、蘑菇汤，聊了一晚上国际国内形势。晨起，在林场周边转一大圈，方知林场生活的苦乐哀愁。几十号生龙活虎的青年男女困在封闭贫瘠的大山里，还真不知何去何从。山路崎岖，怕我们迷路，林场派人送

我们到涪阳区，再沿诺水河一路向北。记得我们没有礼物相送，便在涪阳区供销社买了一套毛选相赠。赶到新场公社已是傍晚，场上没有旅馆，借宿在公社会议室。第二天一早乘木船去了对岸，往60里开外的大山里极速前行。到群峰知

青林场时已是下午时分。走到林场的石坝上，我已精疲力竭面无人色，索性张开四肢躺在了地上。五天不间断行程，对于城里来的白面书生，前所未有。尤其后三天，号称200里徒步行军，在山峦沟壑深山老林里穿行，渴饮山泉，饿吃野果，还要面对毒蛇野兽，实乃此生第一次。而后四个月，和林场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，苦乐人生，故事太多。直到当年12月初，突然接到学校一群众组织通知回重庆，整整四个月零四天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据此在《红岩》杂志组织的南山笔会上写出了中篇小说《巴山蛇》，把当年千万重庆知青在大巴山、在通江的奋斗与牺牲再现于小说之中，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。

于是，此后几十年间，我一直希望能重返通江，重返林场，去看看那些山林农庄，看看玉米地、洋芋田、药材园，看看那些留下我难忘记忆的高崖和流泉，尤其是那座神秘莫测的铁香炉，也就是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香炉峰和香炉寺。

2  
说走就走。踏访宣汉县樊哙镇后一周，已是八月下旬，重庆依然高温不退，我和司机小谭即刻开始了第二次大巴山之行。根据过往的经验，我们预订了通江县城的宾馆，打算第二天再去群峰林场。哪知如今高速路已达通江，不到中午，车已接近巴中市境。忽见路边有朱德同志旧居招牌，当机立断下道前往拜谒。原以为朱德故居就一院子而已，细问方知竟有20里方圆，不仅有朱德出生的院子，还有他读书的私塾以及他父母居所等等。我们行色匆匆，只选择了几处关键景点瞻仰游览，而后继续行程，夕阳西下满天彩霞时赶到通江县城。

通江已非当年的通江。老县城高峻的山坡上全是栉比鳞次的楼群。早年一眼收尽的著名地标——崖壁上“赤化全川”“保卫苏维埃政权”等红色标语，如今依旧夺目耀眼。然山坡上古朴的红军院，却被密集楼宇遮挡难觅踪影。晚上我们去寻古迹，哪里还有？现代化潮流早已将几十年的记忆化为无形，县委大院、政府招待所、通江报社以及那条不能称为街的街，被流行的城市建筑取代，村野风光的河岸也筑起了墙，修了路。只有河风依旧，乡音依旧。听说我们是来寻旧的重庆人，所有被问询者都露出会心的笑靥，真诚而无邪。火锅鱼庄的大姐甚至主动说：“我们老家就有一个知青林场，你们是去我们村子吗？要不要我带你们去找找哟？”

第二天一早我们驱车前往涪阳和新场。路上，我真被这个小城的变化惊呆了！老城河对岸的荒野岭竟然开辟出一条通衢大道，往复四车道视野开阔且华灯高悬，高楼大厦重重叠叠绵延不绝。我举起手机不停地拍照，感慨此城也有了时代的风流，不枉昔日十多万红军将士的热血抛洒。我们沿着诺水河一路向北狂奔，绿树掩映的公路蜿蜒向前，穿过崇山峻岭，很奇怪，当年深山老林的感觉完全没

有了，也没有了神奇与神秘。到了举世闻名的银耳之乡涪阳镇，被时光膨胀了的小镇已面目全非，它的静谧与放松早被世俗的楼房掩盖，临河的石板路也被公路隔离，没有了流水潺潺，没有了古树昏鸦，也就没有了世外桃源的气息。

当年走了两天的山路，我们用一个小时就飞驰了。到了当年的新场公社今天的新场镇，也没了记忆里的任何痕迹。只有小河还在，白花花的流水唱着歌一如既往流向远方。时隔半个世纪，所有的人和事都面目全非。没有人知道知青林场的所在，开着巡逻车的交警居然也不知道。镇民更是一问三不知，兴许他们很奇怪，这个白发老头千里迢迢来找啥知青林场，吃饱了没事干？50年前的事情，找到了又有啥意思？哈哈，的确也没啥意思，不就是好奇么？不就是怀旧么？不就是没事找事么？

还是两位年轻的交警让我们茅塞顿开，他们说他们也是新来的，对50年前的历史茫然不知，你们可以去镇里问问，兴许他们知道。果然，镇里两位周六也不休息的干部根据我所说的位置，大致指了一条上山之路。还说，林场早就不见了，药材也没种了，如今成了茶山。

有车啥都不怕。渡口不复存在，我们往上游寻找桥梁过河。导航找不着知青林场的位置，就沿着村道循路瞎跑，一路打听那个香炉峰的所在。昔日深沟大壑穷乡僻壤如今公路四通八达，乡村振兴搞得热火朝天。我们的汽车四处乱转，跃上葱茏四百旋，游入深沟无人境，只见杳无人烟的次生林中银耳棚遍布，却看不到一个人影。我终于明白，极贫极穷的大巴山区富起来了。参天古树早砍光了，飞播的树种又萌发了。满山瞎转之际，终于看见一对老夫妻过来了，走人户的。问他们，果然晓得知青林场、铁香炉，说那地方叫七家沟村，林场早已化为烟尘，只有一户人家守在高坡上，孤独而倔强地生活着。

我们终于找到了七家沟村。村委会的房屋挺气派，村里的秘书叫蔡道坤，热情质朴，听说我们要寻找林场，没有惊讶也没有拒绝。只是说，没有了，一切都没有了。就像科幻电影里的描述，繁华不再，尘世的风景回归了大自然本原。我坚持要上去看看，他说没有意义，就是一茶山，而且，你们这种车，走不了泥泞的路。太危险。那地方叫王家梁，海拔1130米，如今仅有一户人家，户主叫王守位。不愿意搬离，独自厮守着历史，厮守着那片森林。知青林场所在地叫牛郎坪。上面那个庙子叫铁香炉。况且，你心里念念不忘的铁香炉，也没有了，50年风雨，早坍塌了。实在要去，等我们把路硬化了，你们再去吧。

这是此行最大的遗憾。奔它而来却不得见。牛郎坪、铁香炉，多好的名字，湮没在50多年的时空里。叹息！星河灿烂，时光荏苒，当年足足行走了五天的距离，今日五个小时可达。五小时与五天，其间的故事和哲思，是我这篇短文远不能表达的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名誉主席）